

庙会

我的家乡虽是弹丸小村,却是百年古镇。“庙”虽不复存在,“会”却年年都有。我们这里把庙会说成起会,逢会,官方称物资交流大会。会期一般定在农历九月的上旬或中旬,少则十天,多则半月。

乡村文化四题

■ 翟德泽

这时小麦种上了,大秋收罢了,仓里粮食满,腰里钱包鼓,村民们进入了相对休闲的季节。于是三个一伙,五个一群,扶老携幼,络绎不绝,从四面八方前来赶会,或叫逛会。到中午时分,满大街人流如织,摩肩接踵,熙来攘往。有那骑摩托的、推自行车的要从人流中通过,便不停地打喇叭、按车铃,像蜗牛般一点一点往前挪,几乎要挤出一身汗来。

东西一条之字形大街长约一千余米,楼房商铺鳞次栉比。前来赶会的外地商家在街当中搭起由铁架支撑的临时帐篷,像“蒙古包”般一条龙摆开,这多是些经营布匹、成衣、皮鞋或床上用品的大商户。一般摊贩则在街当中背对背支两扇门板或放个折叠式钢丝床,上面摆些五颜六色的针织用品。有的干脆在地上铺块大塑料单子,上面堆满了杂七麻八的日用百货。大街两旁的商店门外,摊贩们见缝插针,一小片空地都不放过,多是些镶牙的、刻章的、卖鼠药的、裁皮带的、卖羊肉串的、借周易之名算卦的、电脑起名测字的、用颜料把你名字抹画成条幅的、竹圈套小物品的、枪打气球的、吹棉花糖的、小石磨磨调料的、捏泥彩人的等等,真个是“凡所应有,无所不有”。沿街每隔二三十米便有一家饭铺,多以面食为主,诸如拉面、刀削面、

饽饽面、饺子、小笼包子,种类齐全。柜前油锅沸沸,油糕、麻花、油饼香气扑鼻。赶会的村民们,坐在饭铺桌旁凳子上,一面细嚼慢咽,品尝风味小吃,一面观看街上来往行人。那些有点身份的干部、老板、酒友则踱进饭店的包间里,上酒上菜,猜拳行令,吆五喝六。紧挨舞台的广场空地用鼓风机吹起来的塑料游乐园,活蹦乱跳着一群花朵般的娃娃,嬉戏玩耍,围在边上的家长乐不可支。人气最旺的要数广场中央的支起的尖顶大帐棚里轮番上演的动物表演,除了猴子、狗熊、羚羊外,最吸引人的是一只满脖子长鬃毛的雄狮子,招徕得大人小孩非买票进去开一回眼界不可。戏台下多是些老汉老婆儿,坐在马扎或小板凳上,对大街上、广场上传出的嘈杂的音响充耳不闻,只管气定神闲地看戏。

会期的前几天买东西的人比较少。大部分家庭主妇、姑娘媳妇,遛三约五地挨摊看货,买不买问问价钱,货比多家。看中了给孩子、给丈夫、给父母、给自己要买的衣呀物的,并不急着买,记住了商铺位置,相当于“踩点”。等到会期的最后几天,再结伙来到提前看好的货柜前,或是领来孩子,穿穿试试,故意找些瑕疵,以便讨价还价。卖家要一百,买家出五十,欲买欲走,价钱上上下下,磨得嘴角起沫,终于成交。所有的商贩都历练得能说会道,舌巧如簧。各个商铺门口的音箱滚动播放着提前录好的各种推销语。“正宗货,打七折。走过路过,不可错过”。有的商贩手举喇叭,声嘶力竭地喊着:“慢点走,快来看,大减价,大甩卖,便宜啦,便宜啦。”卖油糕的一面给顾客串油糕,一面喊着:“油糕麻糖,不吃拿上。”那卖老鼠药的,摊边放一堆死老鼠,双手打着竹板,说着顺口溜:“老鼠药,真奇妙,老鼠一闻跑不掉,摇摇晃晃五步倒。买两包,送一包……”

俗话说,集上会上,卖假货的地方。诸

如,袜子一元一双啦,小百货十元三件啦,卖刀的用刀剥铁丝,卖胶水的表演粘物品,有的说是祖传秘方,却卖些狗皮膏药,有的搞些小赌博游戏,雇些托儿捧场。凡此种种,手法真是千奇百怪,让你眼花缭乱,真假莫辨,上当受骗。形形色色的小把戏,琳琅满目的“物交会”,简直就是一个小花花世界。

家乡的庙会,春去秋来,花开花落,年年岁岁,百年传承,世代绵延。浓郁的乡风、乡俗、乡情,让人挥之不去,神往而陶醉。

戏曲

电视进入普通农家前,地方戏曲就是农村的文化大餐。每年收罢秋以后,镇上起物资交流大会,必请一两个剧团助兴,无戏不成“会”嘛。我们这一代人,是从小看戏长大的。蒲剧的高亢激越,眉户剧的婉转悠扬,那音乐、那曲牌、那唱腔,年年月月,耳濡目染,早已渗透到我们的血液里了。每当夜幕降临,一听到戏庙里锣鼓丝弦响,便莫名地兴奋起来,撂下饭碗,扛着板凳,提上马扎就直奔戏庙里去了。虽说翻来覆去总是那几十出传统戏,有些唱词观众耳熟能详,有的人还随着演员在台下摇头晃脑地哼唱,但是,看戏的兴味依然不减。毕竟一年一度只能饱一回眼福、耳福。

那些年,我们桥上古镇每年起庙会,翼城县蒲剧团几乎都要来演几天,演员都散居在老百姓家里,一回生,二回熟,三回见了成朋友。县剧团须生艺名叫“三头儿”演的《祭灵》,艺名叫“闺女”的武生演的翎子功戏《小宴》,二花脸陈克要额头蛤蟆的《观兵书》,三花脸名丑老高演的诙谐有趣的《张连卖布》,老旦朱秀英演的深沉抒情的《三娘教子》,这五出折子戏成了县剧团的金牌节目,观众百看不厌,掌声、喝彩声不断。这些演员白天一上街,人们追着看,指指点点,颇有些“追星”的味道。晚上看戏,大清早便看演员在禾场

上练武功,在河滩里吊嗓子,或者在戏台下看导演排节目。觉得演员一辈子生活在优美动听的音乐里,歌唱里,挺让人艳羡的。

有一年隆化公社起庙会,请的是名气比较大的临猗眉户剧团。那时这个剧团演的《涧水东流》、《一颗红心》已经拍成了电影。我们一帮年轻人在生产队干一天活,吃罢晚饭,成群结伙,过沟爬山去看戏,一来回三十里,一连看了五个晚上,兴趣高涨得不知道啥叫疲惫。有一回我们公社起会中间换剧团的空档,晚上放了一场蒲剧电影《窦娥冤》,是由王秀兰、闫逢春、张庆奎、杨虎山、筱爱娜五大蒲剧名家演的,招惹得十里八村的群众天不黑就络绎不绝地往戏庙里赶。足见群众对地方戏曲是何等的痴迷和陶醉。

那时戏票也就两三角钱,山里人有钱没钱,每逢起会,戏是要看几场的。有一回观众把戏庙的一堵土墙都挤倒了。后来把紧邻戏庙的车马大店拆掉,扩大了场地,兴建了舞台。每逢起庙会的前两三天,剧团还没有来,戏庙里早已栽满了占座位的板凳。那板凳大多是裁木料剩下的边旁扇板,钉几根木棍,在地下埋半截,就算“此地有人占定”。这种板凳不怕丢,我家就有两三条。不仅是为自家占,也是为来看戏的亲戚朋友占。宽窄长短不同的一行行板凳,成了戏庙里一道独特的风景。有一年临汾地区蒲剧团、眉户剧团来我镇演出,其中有好几位是获得全国戏剧梅花奖的名角大腕,一下把全镇父老乡亲看戏的热情推向了高潮。

然而,自从电视走进千家万户以后,地方戏曲便一年比一年不景气了。人们成年四季在家里可以看中央台的戏剧频道,山西台的《走进大戏台》,河南台的《梨园春》,临汾台的《梨园堂》。名家好戏看多了,眼窝头也高了,一般剧团的演技瞧不起了。何况,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的是歌呀舞的,对地方戏曲不感兴趣。多少年来起庙会唱戏就不卖票了,

都是镇上包场。旧舞台拆掉了,又盖了一座雄伟气派的大舞台,戏庙里却再没人栽板凳占座位了。往往戏已开场了,人们才三三两两、不慌不忙地提个马扎或扛个椅子往剧场走去,戏台下稀稀拉拉散坐些观众,十有六七是些老汉老婆儿。年轻人骑着摩托路过时朝戏台上瞅一眼,连火都不熄,一踩油门扬长而去。地方戏曲没有了昔日的辉煌,进入了尴尬的低谷。

但是,像我们这一代老人们,对地方戏曲仍然情有独钟。我家里的地方戏曲光盘就有几十盘,还是醉心于地方戏曲那撩人心魄的韵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地方戏曲也是国粹,说不定啥时候就又慢慢红火起来呢!

电影

我们村是个古镇。第一次放电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个晚上,消息传出,人们奔走相告,十里八村的人天不黑就聚在了古庙外,人声嘈杂,你呼我唤,像赶庙会一般。只见庙门口售票处的方桌前,人们你挤我扛地急着买票,一张大票一角钱,小票五分钱。放映的是黑白战斗片《智取华山》,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庙内人头攒动,语声喧哗,黑压压站了一片。放映机前围满了人,放映员是个个头不高的小伙子,被挤得站不稳脚,一面对倒片子,一面对话筒喊:“负责维持秩序的民兵,赶快过来一下。”我年龄小,早早就上了银幕对面的阁楼,居高临下。伴随着洪亮的《解放军进行曲》,银幕上出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一行字,观众立即安静下来。庙外边一台小发电机咣咣直响,银幕上的战斗打得也挺激烈。观众瞪直了眼睛,鸦雀无声,弄不明白不停转动的两个轮子,咋就把战场搬到一块白布上去了呢?新奇、刺激、过瘾。电影散场了,人们还意犹未尽,一面摸黑赶路,一面纷纷议论。第二

天,小伙伴们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说电影上打仗的事,比比划划,兴奋不已。后来,只要听说哪个村有电影,尤其是战斗片,就是跑十里八里路,也要成群结伙地去看。

若干年后,各村先后都通了电,又有了彩色电影,公社也有了电影放映队,天天在各大队转着放映。看电影成了人们夜生活的一项重要文化活动。有一年还看了一回宽银幕立体电影,进场时每人发一副特制的塑料眼镜。眼镜一戴,那车就好像要开到头上来了,人也好像要从银幕上走到你跟前,于是赶紧把眼镜摘下。也算又开了一回眼界。

土地下户后,不过三两年有几家竟有了黑白电视,十四英寸或十七英寸的,挺稀罕。天一黑,人们就陆陆续续到这几家看“小电影”去了。放电视剧《霍元甲》那段时间,左邻右舍成了有电视人家的常客,屋里坐不下,主家就把电视搬到院里,电视上虽有不少雪花点子,大家依然看得如痴如醉。再后来,家家户户房顶窑畔上陆续栽上了木杆,架起了天线。人们对电影的兴趣渐渐淡了。等到彩电普及到家家户户后,看电影的人就减少了。只有谁家办红白喜事时,才包一场电影。好客的主家在院里摆好一排排凳子、马扎,但看电影的人却寥寥无几。电影放映队实在维持不下去,只好解散了。

近几年来,各村各户已陆续安装了数字有线电视,可选的电视频道有几十个。大部分家庭有两台以上电视,爹有爹的,儿有儿的。卧室、客厅都安上了彩电。白天晚上一有空就躺在沙发上,不时摁遥控器,想看哪个台就看哪个台,想看电影就选电影频道,太方便了,也太惬意了。

村里差不多有二十年没放过电影了。听说城里电影院一张票一二十元钱甚至更贵,村民们觉得不好理解,坐在家里看电影频道或上网看电影不舒服吗?

电影,确切地说,露天电影或叫“银幕电

影”,那曾经让人趋之若鹜、兴趣盎然的露天银幕电影,终于朝乡村挥挥手,渐行渐远了。

集市

小时候,我们村每逢农历的“二、五、八”日逢集。三天一集,是我们这一伙半拉小子的热闹去处。不知道集市上那么多人都是从哪里来的,满街筒子黑压压的都是人啊。我们这些小不点身上没钱,并不买啥东西,就是在人缝里钻来钻去。有时候也提个篮子满大街拾些西瓜皮,拿回家喂猪。更多的时候是看热闹。

街东头有一处空地,常有那耍木偶戏的围个布幔筒子,随着里面锣鼓丝弦响起,布筒子上方就会出现一二尺高的戏妆木偶人,布幔里的人学男学女,说说唱唱,木偶便随着手之舞之。弄不清是啥故事,就喜欢木偶手持刀戟乒乒乓乓厮杀。布幔外戏班里的人,手托盘子,转着圈向观众打躬作揖,请求施舍。总有好心的观众往那盘子里叮哩当啷掷钱。多数看客并不理会,只管看那布幔上的木偶做戏。

让我们这些小孩子觉得最有趣的是粮食集附近玩杂耍的。耍猴人牵一猴子,敲着铜锣,吹个口哨,那猴子便忽伏忽立,忽腾翻跳跃,忽爬上杆去,忽从杆上跳到主人肩上,动作敏捷滑稽。有看客便往场地上给猴子扔些瓜果梨枣之类。班主又弄口箱子,打开看是空的,便从观众堆里请一小孩坐进箱里,众目睽睽之下,几番倒腾,打开箱子,那小孩竟不见了。合上箱子,再一倒腾,那小孩又笑嘻嘻地从箱子里站了起来,让人觉得好奇又有趣。接着杂耍班中一小孩赤胸露腹上场,翻跟头亮把式。不知怎么惹恼了班主,那班主把小孩放倒在地,手举一把雪亮的匕首,一下从小孩的肚皮上扎了进去,那鲜红的血水立即涌了出来,吓得像我一类胆小的孩子赶紧扭头离开。听那胆大的伙伴说,班主托

着盘子转圈收钱,看客顿生怜悯之心,虽知是假的,也甘心掏钱。待钱收起,班主任装作法,那孩子便一骨碌爬了起来。这把戏有些血腥,也有些刺激。

街边有那卖针的有一手绝活,说是一包针多少多少钱,然后用指头捏住那一包针朝木板抛去,那十几根针竟齐刷刷钉在了木板上。见没人买,就说“再加一包”,随手一抛,又钉上了木板,还没人买,“再加一包”,又一抛,如此加到五包时,看客终于动心,纷纷掏钱,直把我们这些毛头小子看得一愣一愣的。

那些赶集的人,好些并非空手而来,常提个篮子,挎个筐子,背个袋子,挑个担子,把家里的粮食、山货、猪仔、鸡蛋、粗布、山鞋、瓜果甚至蒸馍、饼子等杂七麻八的农副产品带到集上,叫卖成钱,然后再买些自家需要的物品。一街两行,地摊一家挨一家,也有扛着糖葫芦红果串或提着鸡呀蛋的在人群里边走边喊的,也有挨摊只看不买的,熙来攘往,乱哄哄的。一直到太阳快压山的时候,赶集的人才朝四面八方慢慢散去。

公私合营以后,经商的成了供销社的职

工,做工的成了铁木社的工人,种地的成了农业社的社员,各干一行。镇上有供销社,各大队有分销店,百年古镇的“二五八”集随之销声匿迹了。

土地下户以后,实行商品经济。农民们的商品意识渐渐复苏起来,各种商铺小店如雨后春笋般红红火火。“十亿农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准备上”的全民经商热潮蔓延开来。我们村原来百米来长的街道,早已扩展成东西千米长的之字形大街。街两旁楼房店铺鳞次栉比,商户近一百多家。大到摩托、电器,小到针头线脑,应有尽有。单是蔬菜、副食、百货、日杂、电器、药品类的小超市就有二三十家。以前只有城市才有的旅社、饭庄、酒店、影楼、建材、洗浴中心、电脑打印部、美容美发店、各种维修部等等,在我们镇上已比比皆是。县城里有的商店,镇上几乎都有,无非规模小一些。曾经在当年乡村集市生活过的我们这一代人,看看今日的商业一条街,恍若隔世,叹为观止。几十年前乡村集市的浓郁乡土气息,只能在回忆闲聊中慢慢品味了。